

《黑头》

冯骥才

这儿说的黑头，可不是戏曲里的行当，而是一条狗的名字。这狗不一般。

黑头是条好狗，但不是那种常说的舍命救主的忠犬、义犬，这是一条除了它再没第二条的狗。

它刚打北大关一带街头那些野狗里出现时，还是个小崽子，太丑！一准是谁家母狗下了崽，嫌它难看，扔到了这边来。扔狗都往远处扔，狗都认家，扔近了还会跑回来。

黑头是条菜狗——那模样，说它都怕脏了舌头！白底黑花，花也没样儿，像烂墨点子，东一块西一块；脑袋整个是黑的，黑得看不见眼睛，只一口白牙，中间牵拉出一小截红舌头。不光人见人嫌，野狗们也不搭理它。

北大关顶大的商号是隆昌海货店，专门营销海虾河蟹湖鱼江鳖，远近驰名。店里一位老伙计商大爷，打小在隆昌当学徒，后当伙计，干了一辈子，如今六十多岁，称得上这店里的元老。他见黑头皮包骨头，瘦得可怜，便时不时叫小伙计扔块鱼头给它。狗吃肉不吃鱼，尤其不吃生鱼，怕腥；但这小崽子却领商大爷的情，就是不吃也咬上几口，再朝商大爷叫两声，摇摇尾巴走开。这叫商大爷动了心。日子一久，有了交情，模样丑不丑也就不碍事了。

一天商大爷下班回家，这小崽子竟跟在他后边。商大爷家在侯家后，道儿不远，黑头一直跟着他，距离拉得不近不远，也不出声，直送他到家门口。

商大爷的家是个带院儿的两间瓦房。商大爷开门进去，扭头一看，黑头就蹲在门边的槐树下边一动不动地瞧着他。商大爷没理它，关门进屋。第二天傍晚下班回家时，黑头不知什么时候又出来了，又是一直跟着商大爷，不声不响送商大爷回家。一连三天，商大爷明白这小崽子的心思，回到家把院门一敞说：“进来吧，我养你了。”黑头就成了商家的一员。

商大爷日子宽裕，很快把黑头喂得壮了起来，它个子长得飞快，一年成大狗，两年大得吓人，它那黑脑袋竟比小孩的脑袋还大，白牙更尖，红舌更长。它很少叫，商大爷明白，咬人的狗都不叫，所以从不叫它出门，即便它不咬人，也怕它吓着人。

其实黑头很懂人事，它好像知道自己模样凶，决不出院门，也决不进房门，整天守在院门里房门外。每有客人来串门，它必趴下，把半张脸埋在前爪后边，不叫人看，怕吓着人，耳朵却竖着，眼睛睁得挺圆，决不像那种好逞能的家犬，一来人就咋呼半天。可是一天半夜有个贼翻墙进院，

它扑过去几下就把那贼制服。它一声没叫，那贼却疼得吓得唧哇乱喊。这叫商大爷知道它不是吃闲饭的，看家护院，非它莫属。

商大爷常说黑头这东西有报恩之心，很懂事，知道怎么“做事”。商大爷这种在老店里干了一辈子的人，讲礼讲面、讲规矩、讲分寸，这狗合他的性情，所以叫他喜欢。只要别人夸赞他的黑头，商大爷必眉开眼笑，好像人家夸他孩子。

可是，一次黑头惹了祸，而且是大祸。

那些天，商大爷家西边的厢房落架翻修，请一帮泥瓦匠和木工，搬砖运灰，里里外外忙活。他家平时客人不多，偶尔来人串门多是熟人，大门向来都是闭着，从没这样大敞四开，而且进进出出全是生脸。黑头没见过这种场面，如临大敌，浑身的毛全竖起来，但又不能出头露面吓着人，便天天猫在东屋前，连盹儿也不敢打。七八天过去，老屋落架，刨槽下桩，砌砖垒墙，很快四面墙和房架立了起来。待到上梁那天，商大爷请人来在大梁上贴了符纸，拴上红绸，众人使力吆喝，把大梁抬上去摆正，跟着放一大挂雷子鞭，立时引来一群外边看热闹的孩子连喊带叫拥了进来。

黑头以为出了事，突然腾身蹿跃出来，孩子们一见这黑头花身、张牙舞爪、凶神恶煞般的怪物，吓得转身就跑。外边的往里拥，里边的往外挤，门里门外混成一团，跟着就听见孩子又叫又哭。

商大爷跑过去一瞧，一个邻居家的男孩儿被挤倒，脑袋撞上石头门墩，开了口子冒出血来。邻居家大人赶来一看不高兴了，迎面给商大爷来了两句：“使狗吓唬人——吗人？”

商大爷是讲礼讲面的人，自己缺理，人家话不好听，也得受着；一边叫家里人陪着孩子去瞧大夫，一边回到院里安顿受了惊扰的修房工人。

这时，他扭头一眼瞧见黑头，心火冒起，拾起一根竿子两步过去，给黑头狠狠一竿子，骂道：“畜生就是畜生，我一辈子和人好礼好面，你把我的面子丢尽了！”

黑头站那儿没动，两眼直盯着商大爷看，忽然转身夺门而去，一溜烟儿就跑没了。商大爷把竿子一扔说：“滚吧，打今儿起别再回来，原本不就是条丧家犬吗？”

黑头真的没再回来。打白天到夜里，随后一天、两天、三天过去，影儿也不见。商大爷心里觉得好像缺点吗，嘴里不说，却忍不住总到门外边张望一下。这畜生真的一去不回头了吗？

又过了两天，西边的房顶已经铺好苇笆，开始上泥铺瓦。院门敞着，黑头忽然出现在门口。这时候，商大爷去隆昌上班了，工人都盯着手里的活，谁也没注意到它。

黑头两眼扫一下院子，看见中间有一堆和好的稀泥，突然它腿一使劲，朝那堆稀泥猛冲过去，“噗”地一头扎进泥里，用劲过猛，只剩下后腿和尾巴留在外边。这一切没人瞧见。

待商大爷下晌回来，工人收工时，有人发现这泥里有团毛乎乎的东西，是吗呢？拉出来一看，众人大惊失色，原来是黑头，早断了气，身子都有点发硬了。它怎么死在这儿，吗时候死的，是邻居那家弄死后塞在这儿的吗？

大伙猜了半天，说了半天，谁也说不清楚。半天没说话的商大爷一句话把这事说明白了：“我明白它，它比我还要面子，它这是自我了结。”随后又感慨地说，“唉，死还是要死在自己家里。”